

醫門法律

絡脈論（附律一條）

原文

喻昌曰：十二經脈，前賢論之詳矣，而絡脈則未之及，亦缺典也。經有十二，絡亦有十二，絡者兜絡之義，即十二經之外城也。複有胃之大絡、脾之大絡、及奇經之大絡，則又外城之通界，皇華出入之總途也，故又曰絡有十五焉。十二經生十二絡，十二絡生一百八十系絡，系絡生一百八十纏絡，纏絡生三萬四千孫絡。自內而生出者，愈多則愈小，稍大者在俞穴肌肉間，營氣所主外廓，繇是出諸皮毛，方為小絡，方為衛氣所主。故外邪從衛而入，不遽入於營，亦以絡脈纏絆之也。至絡中邪盛，則入於營矣。故曰：絡盛則入於經，以營行經脈之中故也。然風寒六淫外邪，無形易入，絡脈不能禁止，而盛則入於經矣。若營氣自內所生諸病，為血為氣，為痰飲，為積聚，種種有形，勢不能出於絡外。故經盛入絡，絡盛返經，留連不已，是以有取於砭射，以決出其絡中之邪。今醫不用砭射，已不足與言至巧，而用藥之際，不加引經透絡，功效羈遲，安得稱為良工耶？至若三部九候，《內經》原有定位，王叔和以相絡之故，大小二腸，候

之於上。心主之脈，候之於下，而不知絡脈所主者外，所關者小，雖是系絡表裡相通，未可定其診象。況水穀變化濁穢之府，去膈上父母清陽之藏，重重脂膜遮蔽，其氣迴不相通，豈可因外絡連屬，反謂右寸之清陽上浮者，為大腸脈，沉者為肺脈。《經》所謂藏真高於肺者，乃藏真高於大腸矣，周身之治節，渾是大腸主之矣。左寸之浮者，為小腸脈，沉者為心脈。

水中污泥，反浮於蓮花之上，有是理乎？夫心胞之脈，裡擷乎心，代君主行事，正如宰相統攝政府，節當從左寸候之。

若分屬右尺，與三焦同位，忽焉入閣辦事，忽焉遠竄遐荒，一日萬幾，舍樽俎而從事道路乎？切脈論中已定其診，今再論及，恐安常者不加深察耳。唯是經有十二，絡有十五，《難經》以陽蹻陰蹻，脾之大絡，共為十五絡，遂為後世定名。

反遺《內經》胃之大絡，名曰虛裡，貫膈絡肺。吃緊一段，後人不敢翻越人之案，遂謂當增為十六絡。是十二經有四大絡矣，豈不冤乎？昌謂陽蹻陰蹻，二絡之名原誤，當是共指奇經為一大絡也。蓋十二經各有一絡，共十二絡矣。此

外有胃之一大絡，繇胃下直貫膈育，統絡諸絡脈於上。複有脾之一大絡，繇脾外橫貫脅腹，統絡諸絡脈於中。複有奇經之一大絡，繇奇經環貫諸經之絡於周身上下。蓋十二絡以絡其經，三大絡以絡其絡也。《難經》原有絡脈滿溢，諸經不能複拘之文，是則八奇經出於十二經脈之外，經脈不能拘之，不待言矣。昌嘗推奇經之義，督脈督諸陽而行於背。任脈任諸陰而行於前，不相絡也。衝脈直沖於胸中。帶脈橫束於腰際，不相絡也。陽蹻陰蹻，同起於足跟，一循外踝，一循內踝，並行而斗其捷，全無相絡之意。陽維陰維，一起於諸陽之會，一起於諸陰之交，名雖曰維，乃是陽自維其陽，陰自維其陰，非交相維絡也。設陽蹻、陰蹻，可言二絡；則陽維陰維，更可言二絡矣。督、任、沖、帶，俱可共言八絡矣。《難經》又云奇經之脈，如溝渠滿溢，流於深湖。故聖人不能圖，是則奇經明等之絡，夫豈有江河大經之水，擬諸溝渠者哉？《難經》又云：人脈隆盛，入於八脈而不環周，故十二經亦不能拘之，溢蓄不能環流灌溉諸經者也，全是經盛入絡，故溢蓄止在於絡，不能環溉諸經也。然則奇經共為一大絡，夫複何疑。

【律一條】凡治病不明臟腑經絡，開口動手便錯。不學

無術，急於求售，醫之過也。甚有文過飾非，欺人欺天，甘與下鬼同趣者，此宵人之尤，不足罪也。

附答《內經》十問問逆春氣則傷肝，夏為寒變，此何病也？曰：寒變者，夏月得病之總名也。緣肝木弗榮，不能生其心火，至夏心火當旺反衰，北方腎水得以上陵。其候掩抑而不光明，收引而不發露，得食則飽悶，偶事則狐疑，下利奔迫，慘然不樂。

甚者戰栗如喪神守，証與啟玄子益火之源以消陰翳，似同而實大異。蓋彼所謂益火之源者，主君相二火而言，非用黃連，即用桂、附。而此所謂益火之源者，全在發舒肝木之郁遏，與黃連、桂、附，絕不相干也。

問逆秋氣則傷肺，冬為飧泄。與春傷於風，夏生飧泄有別否？曰：傷風而飧泄，以風為主，風者東方木也。傷肺而飧泄，以肺為主，肺者西方金也。其候各異，安得比而同之。風邪傷人，必入空竅，而空竅惟腸胃為最，風既居於腸胃，其導引之機，如順風揚帆，不俟脾之運化，食入即出，以故飧已即泄也。不知者以為脾虛完穀不化，如長夏洞泄寒中，及冬月飧泄之泄，反以補脾剛燥之藥，助風性之勁，有泄無已，每至束手無策。倘知從春令治之，用桂枝領風從肌表而

出，一二劑而可愈也。而秋月之傷肺，傷於肺之燥也，與秋傷於燥，冬生咳嗽，同是一病。但在肺則為咳嗽，在大腸則為飧泄，所謂肺移熱於大腸，久為腸者，即此病也。但使肺熱不傳於大腸，則飧泄自止，不知者惟務止泄，以燥益燥，吾目中所見諸大老之誤，歷歷可指也。冤哉！

問逆冬氣則傷腎，春為痿厥，同一病乎？曰：痿自痿，厥自厥，本是二病。然痿者必至於厥，厥者必至於痿，究竟是一病也。但肝氣可持，則痿病先見；筋脈未損，則厥病先見耳。肝主筋，肝病則筋失所養，加以夙有筋患，不覺忽然而痿矣。肝氣以條達為順，素多鬱怒，其氣不條達而橫格，漸至下虛上盛，氣高不返，眩暈不知人而厥矣，厥必氣通始蘇也。此皆冬時失養藏之道，正氣不足之病，與治痰治風，絕不相干。治痰與風，虛者益虛矣。一味培補腎水，生津養血，聽其筋自柔和，肝自條達可也。若精枯氣削，亦難為矣。

問秋傷於濕，上逆而咳，發為痿厥，與逆冬氣則傷腎，春為痿厥有別否？曰：此痿厥與春月之痿厥大異。秋傷於濕，吾已力辨其為傷燥矣，傷於燥則肺先病也。咳者肺之本病，其候不一，上逆而咳，燥之征也。至發而為痿，則肺金摧乎肝木，發而為厥，則肺氣逆而不行，燥之極矣。此蓋燥

火內燔，金不寒，水不冷，秋冬不能收藏。與春月不能發生之故，相去不亦遠乎？

問逆春氣則少陽不生，肝氣內變；逆夏氣則太陽不長，心氣內洞；逆秋氣則太陰不收，肺氣焦滿；逆冬氣則少陰不藏，腎氣獨沉。與前寒變等病，又不同者何也？曰：前言逆春氣而夏始病，此言逆春氣而春即病也。春氣屬少陽木主生，夏氣屬太陽火主長，秋氣屬太陰金主收，冬氣屬少陰水主藏。春未至而木先芽，夏未至而火先朗，此為休征。春已至而木不生，夏已至而火不長，此為咎征。若春已過而不生，夏已過而不長，則死期迫矣。收藏亦然，肝氣內變，即所謂不條達而橫格也。心氣內洞，洞開也，心虛則洞然而開。有人覺心大於身，大於室，少頃方定者，正此病也。惟心洞開，北方寒水得乘機竊入，為寒變之病。非心氣內洞，別為一病也。

問寒變與煎厥，皆屬夏月之病，究竟何別？曰：寒變者，南方心火無權，為北方寒水所變也。煎厥者，北方腎水無權，而南方心火亢甚無製也。兩者天淵，不可同論。煎者火性之內燔；厥者火氣之上逆，即《經》文陽氣者，煩勞則張，精絕辟積於夏之說。可見陽根於陰，深藏腎水之中。惟

煩勞無度，則陽張於外，精絕於內，延至夏月火王，而煎厥之病生矣。

問逆冬氣則少陰不藏，腎氣獨沉；又云味過於甘，心氣喘滿色黑，腎氣不衡，此何解也？曰：此未經闡發之義，蓋少陰主藏者也，冬月水旺，腎藏甚富，源泉混混，盈科而進。若冬無所藏，新舊不相承接，有獨沉而已。《太素》不解其旨，至謂獨沉為沉濁，何況後人乎？味過於甘，腎氣不衡，注作不平，亦屬膚淺。蓋人身心腎相交，水火相濟者其恆也。

味過於甘，腎氣為土掩，而不上交於心，則心氣亦不得下交於腎，所以鬱抑而為喘滿也。腎氣不衡，即腎氣獨沉之變文，見心腎交，則腎脈一高一下，猶權衡。然知獨沉為有權無衡也。則不衡二字恍然矣。夫腎間之氣，升灌於上，則為榮華；獨沉於下，則為枯謝。《難經》謂五臟脈平而死者，生氣獨絕於內，不滿五十動一止者，腎氣先盡。故知腎氣獨沉，非細故也。

問味過於酸，肝氣以津，脾氣乃絕，此何解也？曰：此人身消息之所在。王注牽強，不合乎道。夫人天真之氣，全在於胃，津液之多寡，即關真氣之盛衰。而胃復賴脾以營運其津液，一藏一府，相得益彰，所以胃不至於過濕，脾不至

於過燥也。觀下文味過於苦，脾氣不濡，胃氣乃濃，其為脾過燥，胃過濕可知。然終是相連臟腑。嘿相灌滲，所以脾氣但言不濡，病反在胃，且未甚也。至以過酸之故，助其曲直，將胃中津液，日漸吸引，注之於肝，轉覺肝氣津潤有餘矣。肝木有餘，勢必克土，其脾氣坐困，不至於絕不已耳。若胃中津液尚充，縱脾氣不濡，有濡之者在也，亦安得坐斃哉？

問味過於苦，胃氣乃濃；味過於辛，精神乃央。注謂濃為強濃。央為久長。豈五味中酸鹹甘多所損，苦與辛多所益乎？曰：二義原不作此解，王注與《經》文全相背謬。觀於胃氣乃濃，繇於脾氣不濡，明系脾困，不為胃行津液，胃氣積而至濃也。胃氣一濃，容納遂少，反以有餘成其不足，更難施治。今人守東垣一家之學，遇胃病者咸用補法，其有愈補愈脹者，正坐此弊。如西北之人，喜食生硬面酪。迨至受病，投以牽牛、巴豆，乃始暢適。即香、砂、桔、半，用且不應，況用參、朮之補乎？《內經》有言胃氣實則脹，虛則泄，蓋可知矣。至精神乃央，上文既雲筋脈沮弛，明是筋脈得辛而緩散不收也。況人之精神，全貴收藏，不當耗散，寧有辛散既久，而不為殃害者耶？曰央則其為病，且有卒暴之虞矣。相傳多食辛令人夭，豈不然哉？

問味過於鹹，大骨氣勞，從前無解，請一明之。曰：身中消息，有謂心未有不正，腎未有不邪者，以腎為作強之官也。有謂腎未有不正，心未有不邪者，以心為情欲之府也。大骨氣勞，心腎兩有所涉，而實有不盡然者，嘗見高僧高道，棲真習定，忽焉氣動精傾，乃知味過於鹹，大骨氣勞之說，不盡關於情欲耳。蓋食咸過多，峻補其腎，腰骨高碩之所，其氣忽積，喜於作勞。氣既勃勃內動，則精關勃勃欲開，雖不見可欲，而不覺關開莫製矣。《經》謂強力入房，腎氣乃傷，高骨乃壞。此固嗜欲無節者之本病，奈何清修卓練之士。每於菜蔬間，多食咸藏濃味，以虧道體。無有以《內經》之理，一陳其前者。及病已成而食淡齋，長年累月自苦，亦足補偏救敝，然不如當日味勿過咸之超矣，因並及之。